

一 魅力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什么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当然有多方面的理解，不过我们认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显示出每一个人的魅力，应当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人的需要中寻觅魅力的踪迹

要理解魅力的本质，就必须研究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是怎样发展的呢？

现代西方行为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五种需要中，都有魅力的表现。爱与性欲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之一。具有魅力的人，这方面的需要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趋利避害、迎善去恶、求美除丑，这是人的安全的需要，具有魅力的人有可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安全感；人是集群的社会动物，在群体中越是有魅力的人，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交中心，魅力象是一条条无形的磁力线一样，紧紧吸引其他的人，以满足自己社交的需要；具有各种魅力的人，最

有可能成为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因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就比较高，人们也更尊重他们；自我实现这种需要的核心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人活在世上，总不想糊里糊涂地混上一辈子，而是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为后人留下点什么。魅力实际上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因此，具有魅力的人比较容易满足自我价值，实现这种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也有关于人的需要的有关论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在某些方面是同马克思的观点吻合的。只不过马斯洛着眼于个人的行为动机，目的在于调节个人行为；而马克思则着眼于宏观的历史现象，把人的需要的发展，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目的在于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又进一步把最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三种：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生存需要是在原始人时代就已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在性形态上最具有魅力的个人，在性生活和生育方面就具有绝对的优势，因而也就更能满足自身在性行为上的需要和延续种族的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的需要也发展了。

享受的需要就是在人的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人吃饭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生命和恢复体力，更需要讲究美味可口；人穿衣也不仅仅为了遮体与保暖，更需要讲究衣着能否增加人体的魅力，从衣

料、颜色、款式等各方面进行挑选，为提高自身的人体魅力服务；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仪态、身份或尊严，还需要进一步讲究各种修饰和行为礼节，以满足审美的要求。享受的需要是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的魅力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是因为有了享受的需要，才促使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魅力而去改进各种生活享受的内容。因此，人追求外在魅力的程度是促进生活享受资料发生变革的重要动因。

对于人应不应当提高自己魅力的问题，中外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家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否定的原因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魅力将导致社会淳朴风气的败坏和人的堕落，因而主张尽量减少或压抑人的这种追求魅力的欲望。古代中国哲学家老子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四十六章》）因而提倡“少私寡欲”；“知足之足，常足矣”，不希望人们在享受的需要方面提出更多的奢望，只求回到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就行了。中国另一个古代哲学家墨子则提倡苦行，认为只有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才是应当得到满足的，超过这个限度的一切需要，就都是奢侈浪费，应当加以禁止。他对于人的享受需要更是竭力排斥，甚至对于音乐也要加以禁止。他认为乐器不如舟车那样对于人们有实用的价值，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非乐》的文章来斥责音乐的魅力。他说：“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从者弗为也。”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其创始人安提西尼主张哲学家

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不自然的、宣传自立、自足、自制的道德思想，他有一句名言：“与其享乐，不如发疯。”号召人们独善其身而无所求，认为这就是美德。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只有用理性来压制肉体的欲望，才能获得精神的安宁和自由。因此，他们根本不重视人的魅力的提高，认为人复归原始时代才是最理想的。

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禁欲主义更是对人的魅力的扼杀。中世纪的僧侣哲学郑重其事地宣布贞操是人类最高尚的美德，而同女性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被看作是最大的罪过与可怕的行为。僧侣和一些处于心理变态边缘的禁欲主义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不厌其烦地宣传压制人性内在欲望的种种合理性。一再告诫虔诚的男人要抵御罪孽深重的女性的诱惑，把女性一切能吸引人的魅力特点都斥之为邪恶。伊斯兰教甚至要求妇女把自己美丽的脸庞遮盖起来，把周身用宽大的长袍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避免对男人们产生强大的性魅力和性诱惑力，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女性的魅力便枯萎了，它既得不到阳光的照射，也得不到男性爱的甘霖的灌注。

在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也出现过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称它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倒退。

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人的魅力也得到了解放，女性的魅力重新又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马丁·路德狠狠地打击了僧侣哲学，他恢复了肉体快感

被践踏了的权利。魅力也成了人的一种自然的需要。

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更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向封建主义堡垒进攻的有力武器。人道主义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肯定人追求享乐的合理性。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因而人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享乐愿望，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单纯地压制这些欲望才是反自然的。这样，魅力被赋予全新的哲学解释，提高自身的魅力和对他人魅力的欣赏，就变成是完全合理的了。享乐，如果不加以节制，或者以牺牲他人的享乐来达到自己享乐的目的，那当然是一种恶。可是，即使是这样的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还在起作用的一种动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这种恶的享乐，而是用“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来肯定享乐的这种社会进步性。

人活在世上，是否就完全以享乐为目的呢？专以享乐为目的的人是有的，这是剥削阶级或好逸恶劳者的人生观。可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享乐需要并不是人的最高级的需要，人还应当具有发展的需要。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从 1927 年至 1932 年，在西方电气公司所属的霍桑厂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实验，结果得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最基本的一条结论是证实了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传统观点对人的看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说基础上的，认为人只是一种“经济动物”。而梅奥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人

不但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的基本假说。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并不完全围绕着经济的目的。增加经济收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有限度的享乐需要，这只是人们工作的目的之一，这是人性的经济性的一面；除此而外，人还有社会的属性，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归属感、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而人对魅力的追求，正是人的发展需要的形式之一。

动物是否有魅力？

达尔文的进化论多年来一直在科学家中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雄性动物炫耀自己的美，是否为了增加对雌性动物的魅力？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继承有利于自身及后代生存的那些特征，而剔除那些有碍于自身及后代生存的那些特征。可是象极乐鸟和夜莺这些动物，它们艳丽的羽毛和动听的鸣叫，却全无实用的价值，甚至可能是危及这些动物自身安全的因素。为此，达尔文在 1877 年所著的《人的繁衍与对性别的选择》一书中认为，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除了存在着对有限的生存资源进行殊死的争夺外，还存在着争夺配偶的激烈竞争。正是这种争夺配偶的竞争，导致了动物身上某些特征的进化。雄鹿的角和雄孔雀开屏的长尾，就是这种进化的产物。雄鹿在争夺交配权的斗争中，是以角的坚硬性来分胜负的，从而使战胜者具有一种特殊的雄性

魅力，并以此来吸引被交配的雌鹿。在自然界，这种情形是很多的。一头体魄健壮的雄河马，可以夺得领地内80%以上雌河马的交配权，从而保证了它的后代的素质。具有这种魅力的胜利者，还可以给它的配偶提供较好和较安全的生活条件。可是雄孔雀开屏却有点追求虚荣和淫乱的味道。雄孔雀竖起五色斑斓的长尾，目的在于向雌孔雀显示自己的魅力，以博取雌孔雀的欢心。

1930年英国生物学家兰纳德在他所著的《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显示魅力的特征在进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醒目。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魅力特征会由于雌性动物的认可、肯定、欣赏和偏爱而愈演愈烈，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危及它自身安全的地步。只有到那时，自然选择的正常过程才开始遏止这些特征的进化。兰纳德认为：假如在某群鸟中，雌的喜欢雄的有较长的尾巴，而且它们的后代中，雄的继承了长尾巴的特征，而雌的受前代的影响也喜欢长尾巴的雄鸟，那么任何不喜欢长尾巴的雌鸟同短尾巴的雄鸟交配后所产生的后代，其中的短尾巴雄鸟就不可能对其他大多数喜欢长尾巴的雌鸟有魅力，因而就会大大降低这种短尾巴雄鸟的交配几率。而这种喜欢长尾巴的交配倾向一经确立成为一种模式，雄鸟的尾巴就可能一个劲地逐代变长，一直长到即将危及这种鸟生存的安全为限。

雌性动物是否受到雄性动物魅力的影响，而愿意与有魅力的漂亮异性动物交配？雌性动物对魅力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否能够遗传？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现代遗

传学家作了以下三个实验。

1. 塞姆勒对刺鱼的实验。雌刺鱼喜欢颈部带红色的雄刺鱼。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塞姆勒博士对此作了实验。他把口红和染指甲液涂在那些没有红颈的雄刺鱼的颈部，结果发现这些涂上染料的雄刺鱼改变了过去在交配中的不利地位，能有力地吸引大批雌刺鱼，得到了雌刺鱼的喜爱。

2. 安德森对非洲寡妇鸟的试验。瑞典哥登堡大学的安德森博士选择非洲肯尼亚的一种长尾寡妇鸟来作实验。每逢交配季节，这种雄鸟就会长出 4 倍于身体的尾巴，并有意在飞翔中向雌鸟展示自己的长尾，吸引雌鸟与之交配。安德森挑选了 36 只具有相同尾巴长度的雄鸟，把它们分为 4 组。第一组为对照组，对尾巴不作任何实验处理；第二组保持尾巴原长度，只是把尾巴的形状略作改变；第三组剪去一定尺寸的尾巴，使之远短于对照组鸟的尾巴；第四组把尾巴人为地加长（把第三组剪下尾巴加在第四组鸟的尾巴上）。然后进行交配实验。经过一个月的实验观察，安德森发现第一组与第二组的交配次数差不多，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第三组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了交配次数，第四组与对照组相比，却明显地增加了交配次数。虽然第四组中的雄鸟由于尾巴太长了，在飞翔时显得有些累赘，它们也不再主动地向雌鸟炫耀自己的长尾，可是雌鸟却十分主动地愿意与之交配。

3. 剑桥大学马捷鲁斯对瓢虫的实验。为了证明雌性动物感受魅力的特征是否能遗传，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捷

鲁斯、唐纳德及威尔三位博士在瓢虫身上作了试验。他们让雌甲壳虫自由选择自己的配偶，雄性瓢虫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瓢虫，另一种是黑色瓢虫。他们发现喜欢黑色瓢虫并与之交配的雌瓢虫的雌性后代，也具有喜爱黑色雄瓢虫并愿与之交配的特征。随着遗传子代的增加，这种喜欢选择黑色雄瓢虫交配的特征日益增长。到实验结束时，欢迎雄黑瓢虫的雌性瓢虫增加了三倍。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雌性瓢虫对于魅力感受的能力是可以遗传的。

后来动物学家们发现，雌性动物对雄性动物魅力的感受还有其他许多标准。这也就是说，动物的魅力以及它们对魅力的感受是多方面的。由于动物交配受到种的限制，因此，一个种的雌性动物被禁忌与另一个种的雄性动物交配。如果在一群鸭子中，有两种以上不同品种的鸭子混合放养，那么就有杂交的危险。为了吸引同种雌鸭的注意力，不同种的雄鸭都有可以互相区别的鲜明色彩，而且它们都有显示魅力的自我表演的独特技能。它们尽量地展示同种雌鸭乐意接受的魅力方式。同时，雌鸭也具有这种鉴别同种雄鸭魅力特征的能力，只有在魅力和魅力的鉴别同步的条件下，杂交才可能得到避免。

人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因此，生物对美和魅力追求的这种进化的特征，必然在人身上反映出来。这就充分说明人的魅力是进化的产物。人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女性或男性必然要展示自己具有性特征的各种魅力，同时他们也能正确地感受到来自异性的这种魅力，

在这种魅力的吸引下，相互爱慕、结合。

动物学家还发现有些雌性动物在择偶时，除了受到魅力的吸引外，还考虑到一些实在的利益，如雄性动物提供食物、地盘及照看后代的能力。这就使那些具有更多食物、更多地盘和更能照看后代的雄性，对雌性动物增加了吸引力。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也常常发生。这就是为什么金钱、地位、权力有时也能转化为魅力的社会生物学原因。

魅力与生殖崇拜

原始人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现象。原始人并不知道性交与生殖具有因果关系。可是人类社会人口生产的规律迫使原始人奉行生殖崇拜。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因而人口的死亡率极高，原始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20~30 岁。为了维持原始部落人口的再生产，同时企求人丁繁盛的人口扩大再生产，原始人只有通过增加出生率来作为高死亡率的补偿。因此，人口问题在原始人的社会生活中就成了关系到人类能否延续的根本大事。这种对于人类种族繁衍的根本需要，导致原始人类产生了炽烈的生殖崇拜以及生殖崇拜文化。这种生殖崇拜和生殖崇拜文化强调和崇敬的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是生殖的创造力。这种生殖崇拜和生殖崇拜文化，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十分普遍的。首先是印度，后来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塑造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

这种观念。古代的生殖崇拜具体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二是塑造两性生殖器的形状来顶礼膜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生殖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原始人开始认识到女性生殖器官与人类生殖的内在关系，因而对于女性生殖崇拜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十分盛行了。那些健康而能够生育健壮孩子的女性，自然成了人们赞美、追逐和崇拜的对象。我国 1986 年在辽宁西部发现距今 5000 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这批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陶塑像以及祭祀遗址，对了解当时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祭祀坛出土的妇女小雕像，是 5000 年前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生殖崇拜的明证。雕像突出了女性的乳房和下身三角区，女性的这种第一性征与第二性征与人口生产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对女性的生殖崇拜逐渐衍生出女性生殖崇拜文化。在古希腊及古埃及，女性以裸露丰满的乳房来炫耀自己的美，表明自己有生殖、哺育子女的能力。雕塑、诗歌、宗教、绘画、舞蹈都积淀着女性生殖崇拜文化。这种女性生殖崇拜文化逐渐转化形成了女性特有的魅力。

随着母系氏族的瓦解，人类的生殖崇拜也就从女性生殖崇拜扩展到了男性的生殖崇拜。原始人从女性生殖器十分自然地联系到男性生殖器，并开始悟出男性生殖器在繁衍后代中的重要作用。从人类学的特征来看，在人类两性所有的性别特征中，没有比女性的乳房和男性的阳具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因此，在原始社会，男性生

法器常常被人们视为性崇拜的偶像。它既是生殖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男性的阳具在生殖崇拜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个审美化的过程。最初的男性美的魅力毫无疑问地集中在他的阳具。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男子的阳具在人类早期曾经被作为男子性魅力的炫耀器官，就如同雄孔雀美丽的尾羽、雄狮威武的鬃毛一样。在男性的阳具还没有用树叶、兽皮遮盖起来之前，它确实是男性吸引女性的魅力所在。人类学家在对新几内亚原始部落进行考察时，意外地发现这些原始部落中的男子虽然赤身露体，却用一种奇特的“阴茎鞘”来装饰自己的阳具。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好几只“阴茎鞘”。这种鞘长 30~60 厘米，直径 8~10 厘米，有弯形的（适宜疲软状态使用），也有直形的（适宜于勃起状态使用），鞘头上还常常饰有羽毛。现代人在原始部落中所发现的这一人类学独特现象，足以证明在原始社会的男性性生殖崇拜时期，确实存在着以男性的阳具作为炫耀器官的审美习惯，并以生殖崇拜文化——魅力的形态，将这种审美习惯积淀下来。

魅力——作为生殖崇拜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有它发展的历史过程。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充分显示出魅力的这种历史演变。在母系氏族时代，女性魅力占压倒优势，人们崇拜的是女性神祇。在远古洞穴绘画和雕刻中，妇女的形象一直十分突出。这些女性形象，面部仅具一个大致轮廓，而乳房和小腹则很大，阴部也较突出。这是女性生殖崇拜文化中，突出女性魅力部分的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在远古时期，男性形象甚为罕见，

偶尔有之也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这种女性魅力还表现在神庙建筑形式上。人们在神殿的拱门上悬挂着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发光的三角形，以表示女性的魅力全在那隐秘的下身女阴三角形区域。可是人们在利用雕塑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女性魅力的这一所在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女性的外生殖器很难成为艺术的审美对象，人们只能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作为性替代物。这样女性魅力的焦点就从阴部移到了乳房。对于女性乳房魅力的崇拜，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女性生殖崇拜及其生殖职能的纯肉体的和性欲的态度。古希腊一系列精美杰出的女性雕象，对于女性魅力的揭示和深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女性的魅力，就突出地表现为丰乳、肥臀和圆浑的小腹及肚脐。

随着母系氏族的解体，人们对女性的生殖崇拜逐渐让位于对男性的生殖崇拜。在较迟时期的出土文物中，脱离男性身体而独立成型的男性性器官雕象逐渐出现，这是男性生殖崇拜文化开始的标志。我们对于男性生殖文化的考察发现：这些雕象，或是作为性崇拜的对象，或是作为宗教及法术道具而制作的，是原始人对生殖行为及性行为重视的宗教反映。之后，人类对男性生殖崇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时还配以隆重的仪式。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卜里阿普神的名字，即源出于神化了的男性生殖器。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被认为是毁灭与再生的象征，表示人类生殖能力的男性生殖器“林伽”就是湿婆的标志。信徒在祭神仪式上或佩戴、或手执男性生殖器的塑象。古埃及人还创造出

一种长约 2/3 米的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上面系着一根绳子，由女人们提着，使这生殖器经常举起，这东西比人的身体小不了多少。希腊人也采取这种男性生殖崇拜，他们仿效埃及人，在崇拜酒神时举着生殖器游行。印度教还认为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些女神们的神通，完全是从男神那里汲取性的力量的结果。这种对于男性性魅力崇拜的文化踪迹，直到中世纪时欧洲基督教教会中还可以见到。例如法国东南部法莱勒的圣芳丁小教堂中，在 16 世纪还悬挂着男性生殖器的造型。据生殖文化学的考据，在欧洲及印度的一些宗教寺庙中，专门有用巨石雕刻的男性阳具供人祭祀之用。到寺庙求子的妇女，不但要对男子的阳具顶礼膜拜，而且还要在石雕的阳具上手轻轻抚摩，象征性地坐卧在这一石雕阳具上，使自己的阴部与石雕阳具接触。这种仪式除了出于“求子”这一功利性的目的以外，也表明了男性性魅力之所在。直至今日，这种对于男性生殖器魅力迷恋的祭祀活动，仍在世界上某些民族的文化活动中保留下来。例如日本爱知县犬山市悬神社就供奉男性生殖器官作为寺庙的神体。在祭祀活动中，由女性信徒手持男性生殖器官的塑象进行隆重的祭典活动。

在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男性生殖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女性生殖文化的影响。当女性的魅力从其外生殖器转化到乳房之后，女性高耸而富有弹性的乳峰，就成为女性魅力之源了。对于男性魅力的生殖崇拜文化，除了男性生殖器这一魅力之源外，男性的双乳，在开始时也被当作是魅力之

源。作为男性神祇世界领袖的宙斯，开始时被人们塑造成具有一对巨乳的形象。这是男性魅力受到女性魅力生殖崇拜文化影响的明证。古希腊神话中男性神祇生殖的故事，又是女性魅力生殖崇拜文化男性化的一个极好例证。雅典娜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主神，她是智慧的象征。传说她是宙斯和聪慧女神墨提斯所生的女儿。宙斯害怕墨提斯会生下一个比他更强有力的后代，将来推翻他的统治。因此当墨提斯怀孕时，宙斯把她一口吞了下去。后来宙斯感到头部疼痛，就叫火神赫斐斯塔司用铜斧把他的头劈开。突然，全身披挂的雅典娜大声呐喊着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这则神话形象地表达了从女性魅力生殖崇拜文化转换为男性魅力生殖崇拜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宙斯由于不具备女性特有的生殖孔，于是雅典娜就只得由她的哥哥对她的父亲进行“剖颅产”而诞生。圣经《创世纪》说到上帝先造了一个男人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了夏娃这位人类之母。这明显是男性魅力生殖崇拜文化的产物。男性由于自然的局限，天生不具有生殖后代的生理条件（子宫与产道），因而只得借助神话与谎言，从女性那里夺取生殖崇拜的魅力了。

由于崇拜生殖器，从而形成了崇拜生殖力的风气，并进而产生了一些具有性符号形状和意义的建筑物。最初是一些上细下粗的石坊，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这些石坊开始是实心的生殖器形，后来才分出外壳和内部，并在内部进一步分隔出空间安置神像，这就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塔。城墙上女墙的得名，也完全是这种生殖崇

拜文化的产物。

以性魅力为核心的生殖崇拜，不但表达了原始人类发展社会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反映了原始人类生产活动多方面的积极成果。例如原始宗教礼仪、原始绘画、原始造型艺术、原始舞蹈、原始审美观念、原始神话、原始数学、原始文学、原始哲学观念、原始生物学、原始天文学、原始人类思维方式等。其影响还扩展到服饰、建筑、园林布局、战阵、兵器形制、乐器式样、生活用具、游戏形式等民俗学的对象，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以补肾壮阳为基本内容的传统男性医学和以调经养血为基本内容的妇科医学。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论及“周易”时曾说过：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子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八卦就这样得着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二重是数学的秘密。

由此可知，要研究人类魅力的本质，就必须研究人类原始状态的生殖崇拜及生殖崇拜文化。其实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起源及对其内涵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二元论和太极一元论，其根源都是两性的生殖崇拜及其魅力的影响与余波。

性觉醒的主旋律

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魅力。人生途中

各个阶段魅力的表现形式又很不相同。以女性魅力为例，孩提时代的魅力在于幼稚、天真、活泼；少女时代的魅力在于丰满、窈窕、美丽；少妇时代的魅力在于沉静、温柔、贤淑；老妪时代的魅力在于成熟、慈祥、端庄。在人生各个阶段的魅力形式中，以少女（或少男）时期的魅力最引人注目，也最为自觉。这是因为魅力的本质在于意识的觉醒。所以我们说：魅力是性觉醒的主旋律。

12—18 岁的女性正处在妙龄的少女阶段。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是因为女性在少女阶段发生了极其显著的生理变化。从外表形体来看，她们最明显的特征是身高、体重及胸围的变化。这一阶段是人生除了婴儿期外的第二个生长高峰期。少女的脑重量基本上接近成人脑的重量，大脑皮层皱折迅速增多，神经系统的机能不断完善，神经细胞的分化机能也基本上达到成人的水平，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也显著提高。这些都为少女大量吸收知识、接收外界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少女对外界新信息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也大为增强。

神经系统的变化，使包括性腺在内的人体内分泌腺开始活跃地运行。在性激素和其他激素的共同作用下，少女的身体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皮下脂肪的沉积、骨盆的迅速增大，使少女的体形逐渐丰满起来，乳房突起、臀部增宽、皮肤细嫩、体态丰腴、阴阜及腋下开始出现细软的绒毛。性器官也开始成熟起来，出现了有规律性的月经周期。